

吴佩孚战史略

吳佩孚百戰奇略序一

吳佩孚爲中國現代之重要人物。其行動實足關中國之治亂。或有痛非之者。然求其人於近今軍人中。誠不可多得。觀其轉戰川湘。計倒段王。實有過人之略。衝鋒陷陣。鎗林彈雨。實有兼人之智。吾固以爲實可作中國軍人之法。而其所以百戰不饒。智勇過人者。亦實有奇略在。吾人旣佩其人。故不得不求其奇略。本書局不惜工本。特請名人編輯百戰奇略一部。使知吳佩孚所以爲重要人物。實有此百戰之奇略也。

壬戌孟夏序于上海 齊七

吳佩孚百戰奇略序二

我中國果無人耶。何宵小之夥也。段徐曹章陸仆。而關外王之張作霖。又繼起。我中國果有人耶。何宵小之不能除也。雖然。一吳氏出。而百戰中原。不得謂無人。吾願一吳氏出。而百吳繼起。又何患乎宵小之夥而不能除也。爰將吳氏戰略。作成是編。以嚮天下之崇拜吳氏者。是爲序。

齊士又序

吳佩孚百戰奇略目錄

第一編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 | 吳佩孚之倒袁奇略 | 二 | 吳佩孚之入川奇略 |
| 三 | 吳佩孚之戰川奇略 | 四 | 吳佩孚之制川奇略 |
| 五 | 吳佩孚之敗川奇略 | 六 | 吳佩孚之和川奇略 |
| 七 | 吳佩孚之鎮湘奇略 | 八 | 吳佩孚之撤防奇略 |
| 九 | 吳佩孚之會議奇略 | 十 | 吳佩孚之制徐奇略 |
| 十 | 一 吳佩孚之抗段奇略 | 十 | 二 吳佩孚之倒王奇略 |
| 十 | 三 吳佩孚之降曲奇略 | 十 | 四 吳佩孚之困趙奇略 |
| 十 | 五 吳佩孚之照趙奇略 | 十 | 六 吳佩孚之倒段奇略 |
| 十 | 七 吳佩孚之敗湘奇略 | 十 | 八 吳佩孚之敗皖奇略 |
| 十 | 九 吳佩孚之據岳奇略 | 十 | 十 吳佩孚之倒梁奇略 |
| 二十一 | 吳佩孚之制梁奇略 | 二十二 | 吳佩孚之聯蘇奇略 |
| 二十三 | 吳佩孚之防浙奇略 | 二十四 | 吳佩孚之聯陳奇略 |
| 二十五 | 吳佩孚之制奉奇略 | 二十六 | 吳佩孚之防奉奇略 |

- 二十七吳佩孚之敗奉奇略
二十九吳佩孚之拘鍾奇略
三十一吳佩孚之對奉奇略
三十三吳佩孚之備戰奇略
三十五吳佩孚之對豫奇略
三十七吳佩孚之保定奇略
三十九吳佩孚之破壞奇略
四十一吳佩孚之治安奇略
四十三吳佩孚之公議奇略
四十五吳佩孚之治世奇略
四十七吳佩孚之教育奇略
四十九吳佩孚之組閣奇略
五十一吳佩孚之對外奇略
- 二十八吳佩孚之諒吳奇略
三十吳佩孚之赴保奇略
三十二吳佩孚之戰後奇略
三十四吳佩孚之治疆奇略
三十六吳佩孚之善後奇略
三十八吳佩孚之統一奇略
四十吳佩孚之建設奇略
四十二吳佩孚之尙武奇略
四十四吳佩孚之成功奇略
四十六吳佩孚之裁兵奇略
四十八吳佩孚之軍事奇略
五十吳佩孚之勞軍奇略
五十二吳佩孚之肅紀奇略

第一編

- 一 吳佩孚之練膽奇略
三 吳佩孚之治軍奇略
- 二 吳佩孚之練兵奇略
四 吳佩孚之定軍奇略

- 五 吳佩孚之行軍奇略
七 吳佩孚之激士奇略
九 吳佩孚之養兵奇略
十 一 吳佩孚之用兵奇略
十 三 吳佩孚之納賢奇略
十 五 吳佩孚之宣戰奇略
十 七 吳佩孚之縱敵奇略
十 九 吳佩孚之服敵奇略
二十一 吳佩孚之量敵奇略
二十三 吳佩孚之進取奇略
二十五 吳佩孚之退讓奇略
二十七 吳佩孚之安民奇略
二十九 吳佩孚之慰民奇略
三十一 吳佩孚之得民奇略
三十三 吳佩孚之儆貪奇略
三十五 吳佩孚之討賊奇略
- 六 吳佩孚之整軍奇略
八 吳佩孚之慰軍奇略
十 吳佩孚之調兵奇略
十 二 吳佩孚之待兵奇略
十 四 吳佩孚之臨戰奇略
十 六 吳佩孚之作戰奇略
十 八 吳佩孚之籠敵奇略
二 十 吳佩孚之濟敵奇略
二 十二 吳佩孚之攻守奇略
二 十四 吳佩孚之探險奇略
二 十六 吳佩孚之血戰奇略
二 十八 吳佩孚之教民奇略
三 十 吳佩孚之歸民奇略
三 十二 吳佩孚之辱使奇略
三 十四 吳佩孚之鋤奸奇略
三 十六 吳佩孚之化愚奇略

- 三十七 吳佩孚之恤災奇略
三十九 吳佩孚之言辭奇略
四十一 吳佩孚之克己奇略
四十三 吳佩孚之振作奇略
四十五 吳佩孚之投筆奇略
四十七 吳佩孚之處世奇略
四十九 吳佩孚之幼年奇略
三十八 吳佩孚之刀筆奇略
四十 吳佩孚之修養奇略
四十二 吳佩孚之待人奇略
四十四 吳佩孚之鎮靜奇略
四十六 吳佩孚之出世奇略
四十八 吳佩孚之壯年奇略
五十 吳佩孚之今後吳佩孚

吳佩孚百戰奇略

第一編

一 吳佩孚之倒袁奇略

袁世凱爲民國以來之奸雄。位至總揆。尙不足以滿其欲壑。其始也。居心集慮。以網羅天下之英才。而入其彀中。或暗殺焉。或拘禁焉。於是天下之人。皆震其威。敢怒而不敢言。豪俠之士。皆潛迹而不敢露頭角矣。其繼也。壓制民黨。削去南五督。以弱其勢力。解散國會。以破壞鼎立之三權。於是趾高氣揚。大權獨攬。而天下爲一己之天下矣。夫袁氏猶以爲未足。且以天下之人可欺。組織籌安。籌備洪憲。以圖萬世一系之帝業。當是時也。吳佩孚爲第三師某營營長。隸屬於曹錕部下。曹錕知其有將才。乃召至軍中而問曰。袁氏籌備洪憲。欲削帝業。能否善果。吳氏對曰。佩孚位卑職小。不敢妄參末議。然既承下問。不敢不對。論項城之魄力。固足以成帝業而有餘。其奈時勢之趨向何。况項城以剷除帝制。

之功。被舉爲總統。今自稱帝。是以自己之矛。攻自己之盾耳。既犯天下之大不韙。其結果終歸失敗。欲成帝業。烏乎可。曹氏聞之。立爲動色。蓋曹氏當時已受項城之命。以虎威將軍之銜。將入川平亂也。欲免其禍。乃與吳共商對付之法。於是鞞、贛、鄂。爲吳氏疏通。而項城洪憲之舉。根本推翻矣。

二 吳佩孚之入川奇畧

洪憲之時。曹錕以虎威將軍。率兵入川。本屬對付袁氏之一種手段。蓋曹錕處於袁氏積威之下。不能不虛與委蛇也。况曹錕素性柔懦。雖有重兵。無何能爲。袁氏已知其爲唯命是聽之徒。乃敢以虎威將軍畀之。使之平川。孰知紙虎之前。有活人。袁氏慮不及此。卒爲一小小之營官吳佩孚所算。當是時也。曹錕率師入川。吳氏替曹僞造軍書。恍報事實。以致是非顛倒。黑白混淆。西蜀不保。袁氏受制。洪憲帝業。因之破壞無餘。而曹卒未受帝制之累。其入川奇畧。有如此。

三 吳佩孚之戰川奇畧

吳佩孚之戰川也。始於洪憲時代。當時川中無備。一戰而克綦江。直達重慶。威名震於西蜀。其未深入成都者。以成都內地。雖屬平原。而四面皆山。倘遇他故。裏外受敵。矧入川本屬平亂。在軍事上無深入之理。故乘勢議和。而未入成都。及和議告成。遂立電致京。報告川事已平。遂隨曹錕率隊而返。是舉也。一則以對付袁氏。一則以避牽累。嗣後湘鄂發生戰事。吳氏又麾師南下。將湘軍戰敗於鄂境。且佔據重要之岳州。夫湘軍與川本有密謀。川聞湘敗。亦即率師來援。吳氏早料及此。但未知川軍之來。有如此之速也。故未甚戒備。川軍遂得勢。長驅直入。節節獲勝。宜昌被困。幾不能保。吳氏聞警。星夜馳往。親身督戰。水陸並攻。而川軍方面。以缺少有謀之將。而士卒又震吳氏之威名。於是軍紀大亂。吳氏乘此時機。猛力進攻。川軍遂一敗而不可收拾。

四 吳佩孚之制川奇畧

川省自民國以來。彼攘此奪。屢經戰事。元氣已傷。民心異常慄亂。而軍隊黨派

之複雜。又爲他省所不及。不南不北。行軍殊不易。而所謂某黨某派之軍隊者。又各懷私心。見利卽遷。毫無信用。平時對於自己有益之事。雖有危害本黨本派之行爲。亦樂爲之。對於自己無益之事。雖眼見本黨本派之大禍臨頭。亦不之顧。其程度如此。焉足以稱軍人。吳氏深知其中底蘊。諒及川軍。近十年內。不能在外活動。蓋內部軍心之不齊。適足以自相擾亂。自相傾覆。而有餘焉。足以圖人。况人民飽受痛苦。卽能出兵。亦難得人民同情之後援。湘鄂得人以守。南軍不克北來。雖不制川。而川自制矣。

五 吳佩孚之敗川奇略

當川軍以湘敗於吳而往援。其勢甚銳也。直軍猝其不意。未有防範。一戰而敗。失南岸。再戰而宜城被圍。於是川軍兵驕將傲。自以爲得。吳氏乘此川軍僥倖成功之時機。收集殘隊。誓師於黑夜。以猛力直衝川軍之陣綫。川軍聞吳師來。以無備大驚擾。吳氏於此驚擾不遑之際。一鼓作氣。並用大礮轟擊於後。而川

軍大敗。宜城既定。隨即分路殺出。四面兜剿。川軍死亡。不下數千。喪失子彈槍砲無算。至是川軍鋒銳已挫。不敢逗留。完全退出境外。是戰也。非吳氏用兵得法。激士有方。其能敗退鋒不可當之川軍耶。

六 吳佩孚之和川奇略

直軍在宜。驅逐川軍出境之後。人多怪吳氏不乘勝直搗成都。以削去西南之勝臂。而反與川講和。是不知吳氏和川之深意也。蓋吳氏志不在川。以中原多事之秋。不之用武之地。得川不足以控中原。中原一定。不難以服川。此時何須以有用之兵力。施之於無用之地。而急急於川耶。矧吳氏爲直軍健將。戰勝湘軍。已遭人忌。一旦深入西蜀。湘鄂爲人所攬。則進退維谷。豈非自陷於絕地耶。其與川議和。蓋有由也。

七 吳佩孚之鎮湘奇畧

馮與段不睦。而湘失於南。曹與段周旋。而命吳援湘。此皆大勢所趨。不得不然。

夫吳氏以不羈之才。率精銳之師。一戰而踞長岳。勢如破竹。於是而段又忌及吳矣。蓋以吳屬曹旅。曹與馮善。恐吳助馮而聯西南。以危己也。是以命張敬堯督湘。以掣吳肘。其用心可謂深也。然吳氏於湘。終坐鎮而無他。張敬堯之陰謀暗算。反被吳氏看破。吳氏遂聚全神以注及之。是以再敗川軍。而不深入西蜀。皆所以陷張於無可奈何之地也。故鎮湘之戰。而張氏終不能以制之。其奇畧有如此。

八 吳佩孚之撤防奇略

吳佩孚鑒於直軍之不容於段。久鎮湘南。終非善計。乃電告曹錕。轉請中央准其撤防。中央以南北和議未成。却下其請。張敬堯得悉此事。惟恐吳之不速北歸。立即密電中央。薦舉張景惠、張宗昌、田樹勳接防。請政府准吳撤防。中央不直其說。反電令曹錕。妥爲撫慰。以固湘防。殊不知吳氏撤防北歸之心已決。又電請於中央。略謂湘鄂之役。幾經劇烈之戰。各官兵出死入生。戰鬥而傷亡者。

固堪憫惻。勞瘁而致疾者。亦當體恤。迭據該師旅長等電陳。或患咯血。或患經疾。悲慘之狀。目不忍觀。今以戍期已久。盼望北旋。大有急不能待之勢。空言撫慰。勢難遏止。云云。政府得電後。不得已。乃准其先行撤回三分之一。而直軍大不爲然。又電中央。略謂戍卒疲苦。萬難滯留。准予全部撤回。俾慰懷鄉之望。而中央仍不允。然吳氏之所以急於北旋。堅請撤防者。蓋先法以制段也。

九 吳佩孚之會議奇略

吳佩孚藉追悼陣亡將士之名。而號召各省區師旅長官。開會議於保定。其先期而至者。有八省聯盟代表。當議決辦法三條。一、擁護靳內閣。不反對段祺瑞。二、各省防線之軍隊。一律撤回原防地。但不保證南軍之不進取。三、宣布安福系罪狀。通電政府。請求解散安福部。後又於此八省之外。加入五省。遂成十三省同盟。至張作霖奉政府之命來保。復開談話會。吳氏首先發言。略謂國事凋。人心阨隘。外交失敗。內政不修。而一般安福派中人。猶復醉生夢死。朋比爲

奸媚外誤國。惟一己之私利是圖。置全國輿論於不顧。抵押國土。喪失國權。引狼入室。爲虎作倂。同是圓顛方趾。神農胄裔。何竟全無心肝。乃爾試問國將亡矣。家於何有。皮之不存。毛將焉附。當此存亡危急之秋。吾輩軍人。食國之祿。衛國干城。義屬天職。部下子弟。縱不敢謂久經訓練。有勇知方。惟大義所在。類皆奮不顧身。以保社稷。綦江之役。長沙之捷。往事可證。無論何黨何派。不知愛國。專尙陰謀者。佩孚雖能以軍人不干政之義。不加過問。惟恐部下義憤填胸。一時無法止之耳。嗣後吳氏並議定辦法六條。一、撤換財交法三總長。靳復閣。二、撤換王揖唐之議和總代表。三、湘事由和會解決。四、凡和會不能解決之件。由國民大會解決之。五、邊防西北軍。與各省軍隊。同時裁減。六、開復張勳原官。觀於此者。卽知吳氏在保定會議席上之奇略矣。

十 吳佩孚之制徐奇略

徐樹錚乃一貪婪無懼之小人。狡詐成性。遇事搗亂。其陰謀險狠。與段氏同惡。

相濟。致中原一亂而不可收拾。吳氏屢欲制之。皆因段氏所庇。嗣於保定會議席上。特提出去徐兵權之條件。並詳述徐之劣迹。如借興實業之名。與外人締結密約。而賣國營私也。參戰不力。而外債纍纍也。顛倒是非而同屬一老北洋派之段曹不睦也。誤國害民。不一而足。至此會議後。經張作霖往返磋商於京保之間。而徐東海始擬定三命。發交閣員副署。一特任徐樹錚爲遠威將軍。二徐樹錚現經任爲遠威將軍。應即開去西北籌邊使。着李垣暫行護理之。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。着即裁撤。其所管轄軍隊。由陸軍部接收辦理。命令既下。全國歡然而徐遂受吳之制矣。

十一 吳佩孚之抗段奇略

當黎黃陂下臺之時。馮段登臺。一主和緩。一主激進。意見衝突。南軍得利而深入湘地。耐吳氏之毅勇。一戰而下長岳。各省督軍省長。暨各公團。均聯促和。段氏見此機局。恐講利有不利於己。於是順風轉帆。一變其向來掣吳之手段。而

以孚威將軍之虛銜以籠吳。其辣毒可知矣。吳氏洞燭其奸。不爲利用。且恨其以湘督昇張敬堯以掣其肘。於是不順段之主戰。而從馮之主和。乃卽立電全國。主張和議。不數日而北總代表朱啓鈞南下。與南總代表唐少川在滬上從事議和矣。其抗段之奇略。有如是乎。

十二 吳佩孚之倒王奇略

王占元之督鄂。歷有年矣。惡迹纍纍。大拂民意。湘軍起而攻之。其中固大有原因在也。當川之熊克武。往返於湘鄂之時。一面探王占元之口氣。一面暗與湘締結攻鄂同盟。以圖王之地盤。事後爲王所悉。漸事戒備。而湘軍爲先法制人之計。出師攻鄂。鄂王危電京請命。吳氏乃奉命來援。於是乎湘敗。而川亦來援。湘北軍敗績。當是時也。吳氏本爲援鄂而來。非爲援王也。嗣後戰勝川軍。知王氏已失民心。無能爲也。救王適足以陷湘。乃變其援鄂之初衷。藉王敗而倒之。

十三 吳佩孚之降曲奇略

夫段氏之所恃而不恐者。因有所練之邊防軍在。故敢迫令總統解曹吳之職。以與直軍作對。以致激起直皖之戰。當時邊軍固不弱。三路大兵布置於京畿各要地。曲同豐亦係勁旅之一。無如於琉璃河一戰。邊軍不諳軍略。乘勝下急攻之令。吳氏從旁襲擊。反退爲攻。而邊軍不支。嗣後邊軍又於高牌樓進攻。不料吳氏用兵遮斷。邊軍首尾不能相應。不戰而退者數十餘里。於是吳氏乃命蕭耀南之第三混成旅。與龔漢冶所部之第三補充旅。合力反攻涿州。涿州既得。乃合彭壽華第三補充隊。從正面猛擊。曲氏不支。邀械投誠。而段氏之勁旅失矣。

十四 吳佩孚之困趙奇略

趙恆惕之於王占元。本無深仇宿怨。其何以興師而討王耶。蓋王虐待鄂民太甚。鄂民恨之入骨。知湘趙與川熊結有驅王之約。而湘鄂又唇齒相依。舉兵甚便。乃說於趙。趙得此機會。遂出義師。其始也。趙以王勢孤而已。又有川援。不難

一鼓而下。其勢甚盛。於是節節進攻。而下汀泗橋。岳州之得。易於反掌。孰知兵疲於戰。川軍未即來援。而如火如荼之直軍。大臨一敗。而汀泗橋失。再集殘旅。而吳氏從水道來攻。於是守困。吳之困趙亦奇矣。

十五 吳佩孚之服趙奇略

吳氏與趙恆惕本無間。當駐湘時。信使往還。情誼甚篤。何以一至湘鄂交戰。吳氏不助湘而助鄂。一則受命於政府。一則爲時勢所迫。於情有不得已者。故督師竭力與湘軍戰。使趙氏失其汀泗橋之所據。而以兵艦轟擊岳州。趙氏不戰而走。是時軍中將士。皆勸吳氏勝追擊。吳氏曰。湘軍勢等烏合。今已失利。無能爲也。况趙公待我不薄。勿爲過勝。嗣爲湘趙所聞。大感其語。此服趙之略。亦奇矣。

十六 吳佩孚之倒段奇略

段祺瑞受小徐之播弄。欲逞志於中原。禍國害民。妄自構兵。以致一敗塗地。雖

曰。咎自由取。實吳氏之力。有以致之。夫吳氏本愛國熱心之軍人。見段氏之糊爲己誓不兩立。故不惜以死力與之抗。無怪段氏之失利也。吳既勝段後。尙恐死灰復燃。欲擒殺而甘心焉。中央鑒於戰禍之無已。乃電令其罷兵。並承認四條件。一懲辦徐樹錚。二解散邊防軍。三解散安福部。四解散新國會。而吳氏仍不願罷兵。結果派張作霖入關調停。開會議於保定。根據前次八省會議之程序。由吳氏提出條件六項。一解散安福部。二懲辦罪魁十四人。三取消邊防軍。與西北軍及其他屬於該兩軍之一切機關。四京畿保衛歸直奉軍永遠駐紮京城以內。由王衛戍總司令担負全責。五撤消安福部辦之利議機關。驅逐王揖唐。六與西南直接辦理和議。六解散新舊兩國會。另辦新選舉。以上六項。爲主要條件。尙有先決條件兩項。一爲政府速將三年以來所借外債及用途分布全國。一爲更換吳炳湘。至此條件提出後。乃商妥停戰。而段氏之勢力掃地矣。

十七 吳佩孚之敗湘奇略

鄂王不德。湘趙奉兵而伐之。中央以鄂地與西南接近。趙氏莫測。乃派吳氏往征。而敗湘軍。當吳氏之征湘。援鄂也。本以息湘鄂間之戰爭爲主旨。無奈趙氏不允調停。遂變湘鄂之戰。而爲湘直之戰。湘軍雖能取一時。要不及吳氏之措置得當也。夫吳氏率久練之師。乘湘軍僥倖取勝之後。斬將誓師。一鼓作氣。銳不可當。及至兩軍相接。短兵相搏。血肉橫飛。而湘軍敗北。

十八 吳佩孚之敗皖奇略

段氏以罷曹吳不遂。憤而興師。致啓直皖之爭。吳氏率精銳之師。以與皖戰。一戰而敗退。皖軍於琉璃河畔。再戰而降。涿州之曲同豐。皖軍喪膽。狼狽遁逃。是役也。皖軍死亡過半。邀械投誠者。亦過半。直軍大得其勢。人多贊直軍之勇敢者。殊不知皖軍亦多勇敢者。不過師出無名。士卒先餒。其志不如直軍之理直氣壯耳。雖然。直軍若無吳氏用兵之奇略。卽勝亦無如是之速也。

十九 吳佩孚之據岳奇略

岳州爲湘省之門戶。爲軍事上重要之地。又爲軍事上交點。故吳氏初入湘也。深以汀泗橋之不能下。岳州之不克據爲慮。熟知湘軍與王占元戰。早已精疲力竭。無若何之戰鬥能力。吳氏不費吹噓之力。而下汀泗橋。而據岳州。實出於吳氏意料之外。吳氏大悅。然是時也。虎視眈眈於吳者。大有人在。吳氏以王占元既禍鄂於前。不忍再視他人禍鄂於後。於是變其進取之心。不爲過勝之求。而盤踞岳州。使鄂省多一重屏障。一則以防止湘軍之反攻。一則以阻止野心者之垂涎。其用心可謂深矣。假使吳氏不如是。而湘軍末有不反攻。野心者未有不乘機以圖鄂也。則鄂之戰禍更烈。人民之東火更深。吳氏踞岳之奇略。無怪人皆稱之。

二十 吳佩孚之倒梁奇略

梁士貽之於民國。已成罪人。而不知改悔。反與奉張狼狽爲奸。無怪吳氏之倒

之也。苟吳氏不倒之。組閣告成。則賊膽更大。賣國賣民。不知賣到若何田地。况張作霖欲利用彼以貫澈帝制之主張。則其禍尤烈。一旦暴發。則中國變亂。不知伊於胡底。一般躍武揚威之督軍。又貿貿然而無所作爲。只知鞏固一己之地盤。維持一人之飯碗。置天下禍福興亡於腦後。除此營私圖利而外。對於一切國政。皆唯唯否否。步亦步趨。故吳氏知吾國之無人也。乃挺身而出。以天下爲己任。極端反對梁閣。宣示梁士貽已往賣國賣民之罪惡。於是天下皆惡之。響應者。聯電而來。梁士貽雖欲恃張作霖之兵力而懸棧。亦不可得矣。閣果遂倒。

二十一 吳佩孚之制梁奇略

梁士貽未入閣以前。吳氏從多方面調查之結果。知梁士貽有組閣之野心。於是不辭勞苦。收集梁士貽親日賣路之證據。逐條宣告於國人。國人大憤。皆願吳從速制之。各省各公團之派代表而來與之接洽者。不知凡幾。梁士貽亦知。

衆怒難犯。乃借辭請假出關。然人皆知其爲緩兵之計也。攻擊仍不遺餘力。至假期已滿。而梁士貽仍不敢上臺。皆吳氏之力。有以制之。

二十二 吳佩孚之聯蘇奇略

江蘇爲長江之要塞。水陸軍皆備。於軍事上有重大之作用。聯爲已有。足以控制長江之上下游。故吳氏不憚多方與蘇齊攜手。蓋欲聯之也。况蘇督齊燮元。年少英俊。有膽有識。無貪婪之野心。有治軍之奇略。深明國家之大勢。頗知吳氏之爲人。故毅然決然而願與之攜手。一致反對梁閣。並允以全力控制奉張。而吳氏得以成功者。亦藉此聯蘇之力也。

二十三 吳佩孚之對浙奇略

浙督盧永祥爲北洋前輩。平時愛護地方。深得人民歡心。且坐守之江。隱握東南牛耳。佩孚既蓄意與奉張一戰。知不能不與盧督聯絡。蓋盧督苟能中立。佩孚可無後顧之憂。可專意對待奉張。且各省督軍。多以盧督之馬首是瞻。盧督

既中立。亦不敢助奉也。故佩孚屢派代表至浙。獻好意於盧督。盧督亦答以好意。孚佩遂毅然與奉張決裂。遂得勝利。

二十四 吳佩孚之聯陳奇略

南方政府中。有能力有經略者。孫文與陳炯明而已。孫文多虛張聲勢。陳炯明則處處落實。虛實相輔。此南政府所以屹然獨立於今也。吳氏與奉張有間。知終不免於激鬥。萬一竟成事實。則予南方以可乘之機。畀漁人以可得之利。吳氏輾轉思維。遂生聯陳之計。陳以孫文太虛。恐不能善事。兼有微嫌。而吳又爲陳平日所慕。故一經聯絡。立卽情投意合。孫文看出此中破綻。屢促陳氏率兵共同北伐。而陳氏吱唔唐塞。卒不果行。於是孫陳交惡。而吳氏少南顧之憂矣。未幾。果不出吳氏所料。而直奉大激戰。吳氏得從容殺敵於疆場者。亦耐此聯陳之力也。

二十五 吳佩孚之制奉奇略

奉張乃一嚮馬中之馬賊耳。平日雖雄視關外。其聲威地位。皆得之於詐術。未足以服人。設無徐樹錚靳雲鵬一班人之爲虎作倀。大捧其場。則張作霖亦不過尋常一督軍。安敢置喙於中央之政治。且年來風帆直上。老驕氣盈。純恃滑頭手段。以恫嚇中央。並無絲毫膽力。可以論到戰爭二字。其所以敢質然一試身作孤注。使赫赫巡閱使之榮華。二千萬之積蓄。盡喪失於此一周之砲聲中。實可謂上交系之大當。然當未與直軍接綏之時也。梁葉力任西西北伐之必遵期出師。川湘兩省之必全師出動。又勾串安福。聯絡魯豫。以及直軍之如何窮困。吳佩孚之如何大失人心。在張前說得天花亂墜。有條有理。張作霖向來好貪人便宜。安有不傾心相從之理。及至北伐不見影響。魯豫未見動靜。張作霖氣已漸餒。頗欲轉風收篷。乘機下台。無奈吳氏已知其窘。聯篇累牘之電文。大罵而特罵。不得不硬着頭皮。拚命一幹。於是乎受吳制矣。蓋吳平日已知奉軍之成師稍久。可用於戰場者。僅有二十七八九三師。其他九混成旅。皆屬新

募之軍。稍受挫折。即須大潰不止者。故出此刺激之法以制之。

二十六 吳佩孚之防奉奇略

吳氏聯蘇之第一義。在羅致蘇督。第二義在防範浙督。第三義即在防奉也。因張作霖之兵既已入關。與彼作對。設無海防。於彼之軍事上。有莫大之危險。欲設海防。而彼又無權力。於是不得不聯蘇。此即所謂吳氏聯蘇之第三義。故此。次與張作霖作戰。蘇督先允派兵艦至秦皇島。以斷奉軍入關之後路。奉軍因此受阻。不得大為發展。作戰不及一旬而大敗。於軍事上之利益。豈淺鮮哉。設使吳氏不聯蘇。海防焉得如是之固。又焉得以制勝奉軍。

二十七 吳佩孚之敗奉奇略

奉張之軍隊。本屬不少。然能善戰者。實無幾許。其在西路之奉軍。自開戰後。即澈夜砲聲不絕。有謂奉直兩軍。在西路如何血戰者。其實直軍在西路應戰者。祇有一旅。且其戰鬥力。亦屬巡防營之類。日間深伏不出。夜則四散放槍。更番

迭進。使奉軍無一刻之安寧。其目的所在。則欲行致奉軍亂放子彈。使其消耗垂盡。然後再以大軍臨之。奉軍素性愚蠢。唯持蠻力。一聞槍聲。卽槍砲齊進。大放至天明而後已。初未計及子彈之積蓄多寡。有時直軍復分道擾其前後左右。以致奉軍東西奔馳。不遑籌處。而子彈之消耗。亦愈遽。故交戰未及一星期。而奉軍已漸不支。况當時頗傳馮玉祥攻襲黃村豐台之消息。西路奉軍更因之大爲動搖。其實馮終在洛陽未動也。旋奉軍竟自長辛店敗退一次。張作霖聞之。親至落堡督戰。嚴命以機關槍自後逼促前進。殺五百餘人。奉軍始勉向前進。嗣後直軍三路總攻擊之令下。吳佩孚親自長辛店督戰。而交戰僅四五小時。長辛店奉軍卽全部潰退。直軍乘勢前進。如風掃葉。迨至吳佩孚至豐台。而豐台之奉軍亦潰。未幾。則所謂中路中心之落堡奉軍。亦大潰。而南逃向天津者。約二萬餘人。奉軍遂根本覆滅。當豐台奉軍潰退時。張作霖方抵落堡督戰。見奉軍潰兵蜂至。張卽轉車急逃。於是軍心益散。中路之奉軍。遂全體瓦解。

至東路奉軍之潰。則因奉軍之作戰計劃。本爲其所雇之某軍事顧問所定。中西兩路取守勢。東路取攻勢。以待戰機成熟。達其一鼓而下保定之目的。毋奈張作霖一生。祇知嚮馬作賊。安知有所謂軍事學。偶得探報。謂吳佩孚日乘黃色氣車。分馳各戰地。某時卽至霸縣云云。張聞而大動。欲得吳佩孚而甘心。乃下嚴令。限張學良所部。於三日內攻下霸縣。學良部之重砲隊。乃奉軍中之最精者。而霸縣之在軍事上。則不甚重要。事爲吳佩孚所偵知。乃急抽精銳。分攻馬廠、青縣等處。而留一空城。雖知中計。而爲時已晚。直軍已連克馬廠、青縣。又適中西兩軍已潰。在東路號稱奉軍精銳之李景林所部二萬餘人。亦遂大潰不止。而張作霖逃。夫奉軍之敗。固咎由自取。而吳氏對付之方。亦神乎其神矣。

二十八 吳佩孚之諒吳奇略

直奉戰事初結。河南趙倜。又宣布嚴守中立。實行驅直軍出境。派人折毀彰德一帶橋梁鐵路。連夜襲擊鄭州所駐直軍。當經靳旅及駐鄭之直軍王旅。竭力

防衛擊退豫軍二十餘里。並派隊保護鐵路沿綫。委陝馮指揮一切。於是分三路進取開封。趙倜見兵敗勢蹙。乃電吳求和。委其過於趙傑。吳遂一面電蘇。請派重兵於徐州。以徐州四通八達。并接軌隴海路。防趙竄入。並防護隴海路。一面電署趙氏。畧謂頃讀我哥歌日通電。不勝駭異。查此事。本係三弟所爲。吾哥制止無權。故有此舉。請吾哥迅速決心。以資師長爲豫省軍務幫辦。常翼長翼歸德鎮守使。合力解除三弟所部之武裝。以免地方糜亂。其他各事。卽不成問題云云。並將此電通告濟南田督。請其勸趙早下決心。痛責乃弟。將所部卽日解散。以謀和平解決。免致人民塗炭。田卽本此意勸趙。趙卽覆田。略謂此次發生誤會。其間原因。一言難盡。現已由吳使出爲調停。並電商停戰辦法。倜已表同情。並飭前方軍隊停止進行。一面復由中外人士。馳赴鄭州。協商一切。當可和平解決。惟其中或恐尙有隔閡之處。尙乞我哥協請馮蕭兩督。澈底諒解爲幸云云。夫吳氏此番手段。對待趙倜。可謂諒解已達極點矣。

二十九 吳佩孚之拘鍾奇略

奉直未開戰端已前。張作霖與鍾世銘磋商。要求以九六公債。全數充軍費。鍾躊躇不敢應當。以九六債券在外國銀行爲辭。婉言謝之。張繼又要求。暫撥一千二百萬元。鍾又不敢允。張即以強力恐嚇鍾氏。鍾氏遂以鹽餘供張氏之軍費。有此原因。遂爲吳氏所注意。不料鍾氏於直奉交戰之後。會同軍警長官。到錢業公會。與銀行界商議籌款辦法。正討論間。忽有警察廳督察長李達之。至與鍾氏接談數語。鍾當時卽面無人色。旋李興辭出。散會後。鍾擬卽赴財部。當由薛總監派警士二名。與鍾同乘汽車。送交李督察長看管。禁其行動自由。蓋鍾氏之被看管。實出於吳氏之請求。因鍾接濟奉軍軍費。已由吳軍查出兩種確實證據。一當奉直軍開火之後。外長顏惠慶。與英公使晤面。顏當述中國政府財政困難情形。英公使謂財政既如是困難。何前日財部以八千萬元接濟奉軍。此得自外人方面之一證也。又本月初二日。洋員曾發放鹽餘一百五十

萬爲維持北京治安經費。經軍警當局對反。遂作罷論。此又一證也。况鍾氏本一留學生。由銀行職員。而驟躋顯位。本爲張弧所提拔。後乃以權利之爭。與張弧互相傾陷。自以鹽務署督辦代理財政部務以來。凡撥到鹽餘。均存於私人。有關係之各銀行。出入皆由其一人主斷。司科無從過問。該氏身挾支銀一冊。隨時隨地。意爲因應。方奉軍氣燄正盛時。凡奉系有人索款。鍾恆視其事之大。小人之紅黑。從五萬起。以至於十萬八萬。立地開出支票。私相授受。以博一系之歡心。及奉軍敗形昭著。乃驟變其方向。以向來媚奉者媚直。直系代表在京索款。鍾立付以十五萬之支票。其支票所支之款。乃鹽餘中撥充公債基金一百五十萬之一部。而此一百五十萬。卽指定作近畿軍餉。恃以維持京畿治安者。鍾氏以小人懸棧之故態。至不惜間接危及京畿治安。以媚權要。不知吳氏素以剛直自命。其對於鍾氏之反側逢迎。豈有不治之理。是以對於鍾氏。有請求警廳逮捕之事實。

三十 吳佩孚之赴保奇略

吳氏於奉張敗退之後。因軍事上之必要。而赴保定。當未啓程之前。曾發一宣言曰。中國人民。欲得名實相副之代議政府。現已爲其權力所及。惟此事必出自人民之請。余始能在保定協助人民。與在津同。改組政府之事。已全部委之中國人民。余之唯一條件。即在此。而求迅速召集國民大會。此爲請求各省之立即進行之主旨。余料各省。亦將立起響應。則此事不難告成。但望國民毅力。下一決心。勿失此時機云云。吳氏於宣言後。立即赴保。料理一切。

三十一 吳佩孚之對奉奇略

吳氏之目的。既在統一中國。其對奉張。使之遠出關外。喪失其戰鬥能力。卽爲已足。絕無報復之表示。當奉張敗走灤州之時。有某氏叩以對張作霖經略滿蒙之意見如何。吳謂張既服務國家。卽有維持境內法律秩序之職。若能如此。予不加以干涉。余只希冀解散中國害民之軍隊。對於個人毫無問題云云。夫

奉軍是否爲害民之軍隊。明眼人皆已知之。而吳氏本此主義以對之。亦不爲過矣。

三十二 吳佩孚之戰後奇略

吳氏將京浦綫上之奉軍完全肅清後。卽由落堡乘車入津。而天津各機關及各團體代表前來歡迎者。不下數百人。吳氏下車。卽向衆作最短時期之演說。略謂自奉軍入關以來。直軍已節節退讓。彼軍在直隸境內。作軍上的布置。將近一月。我軍爲自衛起見。始由各方調隊回防。屢對彼懇切忠告。不欲輕易開釁。乃彼野心未死。節節逼人。始釀成此次戰禍。致令人民。及各界諸君。受無窮之苦痛。殊爲悲惻異常。然亦誠非得已。所幸我軍深明大義。奮勇前驅。故作戰期間甚短。今則彼軍完全敗退。直隸全土。指日肅清。務望各界諸君。各安生計。勿庸驚擾云云。夫吳氏對於戰後民生。異常注意。於此演說中。已露其梗概矣。至對於戰後時局之意見。則有三端。一、十一年以來。殃民禍國之交通系。復辟

系。帝制黨。安福派。竊匪派。非一律剷除不可。二、中華民國主權在民。時局問題。非依多數國民意見解決不可。三、中央財政。非澈底公開不可。此外對於戰後得勝將士。則戒告其不必急謀地盤。其理由有二。一、恐招他方之不平。二、此時宜收拾人心。其他對於法制。則主張恢復民國六年舊會。其理由蓋以法律問題。按理宜由國民大會解決。新選國會。各省多未選舉。當然不成問題。惟國民大會。一時不易成立。且必有不與會之省。故不得已。惟有恢復民國六年舊會。專制憲法。其對於政府。則表示決不干涉用人行政。在國會未成立以前。擁護現政府。並主張內閣局部改組。開國會是會議。召合法國會。以促統一。

三十三 吳佩孚之備戰奇略

吳佩孚最切卽之希望。卽在早日統一中國。早日撤銷南方政府。改良司制度。限制軍閥活動之四端而已。然此四端。實爲吳氏計劃中之犖犖大者。當其率前鋒軍隊抵天津總車站後。與外人談某某話。亦傾向於此。吳雖役戰勞苦。而

無復仇之意。彼之思想。皆爲建設的。其最大希望。則在恢復秩序。使中國有獲得真正代議政府之機會。若須更用武力。彼亦見早爲之備。然吳氏仍希望和平得到。其言曰。十日以來之戰事。頗爲遺憾。然而實在不能免此。予之目的在統一中國。使中國在國際間得一相當之地位。苟非必要。余將不再用兵云云。

三十四 吳佩孚之治疆奇略

奉張既敗。吳氏對於疆吏。異常注意。自第十四混成旅由靜海開到軍糧城後。吳氏即準備調集直軍七八萬人。駐紮京奉路線。並要求元首發表更疆吏之命令。凡交系安福系復辟派等等在各方所占之地位。將一掃而空之。是舉蓋欲剷除禍國之疆吏也。至於奉天方面。吳俊陞以其欲鞏固一己之地位。於事實上不能再爲張作霖用。並得其代表鄧氏之陳述。已表示吳督軍始終未曾主戰。並不願出兵。且以收拾東三省之計劃密陳。吳氏遂一面竭力聯絡奉督。一面並用無線電。致電秦皇島海容兵艦之薩鎮冰氏。授以種種之機密。其治

疆之法可謂周密矣。

三十五 吳佩之對豫奇略

豫事發動之原因。以趙倜欲謀斷直軍運道。以爲奉聲援。嗾使其弟爲之。是以不見容於吳氏。趙倜固難逃禍首之罪名。直陝軍既將黃河南岸豫軍擊潰。鄭州又奪回於豫軍之手。而鄂境援軍復陸續開到。雖鐵路被折。直陝軍不易作戰。然豫軍勢力有限。當不敵直陝鄂等毅軍之一擊。故趙倜見風轉舵。委過於其弟。迭電吳蕭求和。停止攻擊。吳氏知其勢孤力弱。不足以爲己碍。况奉軍已敗。彼已失其依附。不慮趙之不就其範。故電趙速免趙傑之師長職。令豫軍開回原防。以候解決。其時豫紳裴其勳偕豫省要人。竭力向吳氏調停。保趙無他。吳遂轉電蕭馮。飭令各軍停進。勿爲己甚。其電文略謂豫軍圖鄭。本應痛剿。一鼓殲滅。惟此舉並非趙督本意。係乃弟所爲。佩已致電趙督。文曰。頃讀我哥數日通電。不勝駭異。查此舉本係三弟所爲。我哥制止無權。致有此舉。請我哥迅

速決心。以寶師長爲豫省軍務幫辦。常翼長兼歸德鎮守使。合力解除三弟所部之武裝。以免地方糜亂。其他各事。不成問題矣。是否同意。迅盼電復等語。據斐其勳先生電開。頃見我公致周師尊電。仰見息事寧人。同深欽感。周帥當表同意。已嚴飭前方軍隊。一律停戰。並由中外人士。公推其勳。偕同各代表等。於明日趨赴鄭州。面謁馮督軍。諒解一切。是此事已經完全和平解決。惟停戰係雙方之事。現聞鄂省軍隊進攻許昌。自當一了百了。務乞我公飛電蕭督軍。轉飭赴許隊伍。停止進行。並飭即日開回原防。一面并電馮督。暨在鄭各軍隊。立刻一律停止戰事。以免別生枝節。大局幸甚。豫省幸甚。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等語。當即電覆。語云。君子拯人之急。不乘人之危。既蒙周帥見諒。學生則卽當遵照辦理。如果豫軍由鄭撤隊。學生卽電令南路北路西路各軍。一律停止進行。並飭駐鄭各旅。停止追襲。除分電各軍。查出外。祈先生急速辦理爲盼。現在灤州集合之奉軍。現已陸續退出。關外直奉戰事。業告終結。請紓廬念。昨在

鹹水沿沽新城軍糧城附近解除奉軍武裝萬餘人。並旅長十餘員。前來歸順。除優待外。合併聲明。各等語。查裴其勳先生原電。竭力調停。煞費苦心。純爲息事寧人起見。此舉又係趙豪武所爲。如果豫軍首先實行退兵。回歸原防。則我南北東西各路援軍。及原駐鄭防軍。即可暫行停止進攻。不爲已甚。吳佩孚八日午刻印。及裴其勳到。晤馮玉祥商議辦法後。馮玉祥亦不便單獨言戰。趙個已遵吳電令。免趙傑師長職。候吳懲辦。而趙個雖諉其責任於乃弟。但覺自己亦有不無可議之處。亦電政府自請處分。而吳氏於此。卽以此事完全畀予馮玉祥相機辦理。不爲遙制矣。

三十六 吳佩孚之善後奇略

吳氏以曹錕對於善後諸事。已決定召集直派高級軍官。在保會議。當由軍糧城返津。在新站車上辦事。一面派人分謁駐津各國領事。聲明駐津軍隊。不日開行。並擔保地方治安。一面離津取道長辛店。視察一切。

三十七 吳佩孚之保定奇略

吳氏對於保定會議席上。主張政治方面。在解決統一問題。國會及憲法問題。對於軍事方面。爲餉項及將來軍隊駐紮問題。對於地方爲撫災區救濟難民問題。對於關外。則爲察哈爾熱河都統之易人問題。此上諸問題。皆在此次保定會議席上之至關重要者。

三十八 吳佩孚之統一奇略

吳氏對於我國統一問題。先從政治上着手。如組王閣等等。俟有成效。然後在從軍事上着手。使我國軍隊。統不致彼攘此奪。貽害國家。然吳氏之意。非政治統一。決不注重此方。因爲政治不統一。而軍事無法統一也。

三十九 吳佩孚之破壞奇略

吳氏以我國積弊太深。非從根本上推翻不可。而欲爲根本上的推翻。非極端的破壞不可。然吳氏之所謂極端的破壞者。不過在軍事方面。施以一種激烈

之手段。以剗芟積弊最深之惡軍閥而已。

四十 吳佩孚之建設奇略

吳氏一方面既欲破壞我國積弊太深之惡軍閥。一方面即欲建設一善良之軍事機。以監視軍隊之行動。而此機關。又不專監視軍事而已。且監視一切之內政外交。此機關即吳氏數年來苦心孤詣。創議之國民大會是也。

四十一 吳佩孚之治安略奇

我國之自安。嚮來皆被軍閥擾亂。吳氏恐此後復有如是之軍閥。以擾亂治安。故先求統一軍隊。裁撤一切無用之師旅。而組織一可靠之軍隊。以維持我國永久之治安。

四十二 吳佩孚之尙武奇略

吾國備武。迄今數十餘年。外侮未禦。內亂未平。已成虛設。且除自相殘殺而外。無所作用。吳氏頗以爲如此之備武。適足以亡中國而有餘。今後當變其向來

備武之精神。而從事新的尙武。不害國不擾民。一意以除害去奸爲志職。則中國庶可治矣。

四十三 吳佩孚之公議奇略

吾國內政外交。向守祕密。吳氏甚不爲然。以民國係人民之國家。一切政治。當服從民意。豈能祕而不宣。使人民無從過問。如是真非民國矣。既爲民國。則不當爾。故吳氏一面不惜以武人干預政事。而組內閣。一面不辭個人之勞苦。竭力促國人組織國民大會。以早達到公議之目的。爲救國之南針。

四十四 吳佩孚之成功奇略

吳氏不以一己之榮辱爲成功之目的。故勇敢而有爲。皖湘川奉。均不能與之對敵。非吳氏之力。有以勝彼等也。乃吳氏以國家之安危存廢爲榮辱。有以使之然也。故其成功也。與人異。

四十五 吳佩孚之治世奇略

吳氏爲勇敢之武夫。亦爲治世之偉人。倘不誅安福。則帝制告成。不敗川湘。則南軍侵入。不制勝奉張。則新交系死灰復燃。皆於國家之前途。有莫大之危險。吳氏皆一一辦到。其治世之謀略。亦可雄矣。

四十六 吳佩孚之裁兵奇略

吳氏深鑒於兵禍。屢欲裁兵以救國。然皆限於時勢。不能如願以償。此次敗退奉張。大以爲時機至矣。然豫省又從而發中立制吳之事。又掣其時。吳氏既誓志將直奉各省之軍裁減。編一統一之國軍。然終必辦到。吾國受福不少也。

四十七 吳佩孚之教育奇略

吾國教育之受軍人蹂躪。已爲一般人見慣不驚。而無能設法以救濟者。吳氏深以爲痛。乃與教育界中人相論曰。吾國今後之興亡。當視教育之被不被軍人蹂躪。以爲定斷。倘仍如今之現象。吾國元氣既大損。一切政治必不能自由活動。但余絕不願目覩中國教育之被軍人蹂躪也。誓以力之所能逮者。救濟

吾國之教育。

四十八 吳佩孚之軍事奇略

有某某者。乘吳敗退奉張之時。謁吳。與吳縱談數小時之久。其言曰。君今打倒奉張。民與國皆受君賜。但余更望君際此時會。實行裁兵。促成憲制。將來各行省。只編一二隊警備隊。供保衛地方之用。是爲省軍。此外再有十師或八師之數。歸中央節制。是爲國軍。君自訓練之。以下更設四個或五個軍長。（每兩師爲一軍）國軍絕對不干預政治。倘有不從中央命令。反對裁兵者。干亂政紀者。君卽簡率國軍。與之周旋。以衛中央。而全大局。爲君個人計。此實亦良策。蓋軍人干政者。絕無善果。如張作霖等。旣無政治頭腦。而妄預國事。遂致失敗。以君之智。當然不蹈彼等之覆轍。必可爲一代之完人。吳氏聽必。異常欣悅。而一再首肯。嗣後對於各軍要人。談論軍事。多有趨向此理之表示。

四十九 吳佩孚之組閣奇略

吳氏以反對梁閣而搆戰。蓋以梁閣告成。於吾國憲制上。有莫大之障礙。不特不能以服南軍。且有以召北方軍人之暗鬥。故先倒之。以除障憲制上之障礙。以固北軍之勢力。梁閣於是。不成。而奉張亦大敗。此次從行組閣。吳氏多搜羅有經驗有學識。而無野心者以組之。其有益於制憲。不待言矣。

五十 吳佩孚之勞軍奇略

吳氏以精銳之兵力。與奉張大戰。雖獲勝利。而死亡不支。吳氏甚為悲痛。夫死者已矣。而生者不可不有以勞之。吳氏除以肉食金錢勞軍外。復以沉痛之辭勞之。其辭曰。民國建立。耐先烈之奇功。今先烈既逝。繼先烈而起者。在吾軍人。吾軍人不可忘先烈創造民國之苦心。當奮起以繼先烈未成之志。則民國幸甚。吾軍幸甚。

五十一 吳佩孚之對外奇略

此次奉軍敗退。四處潰散。吳氏恐其流為土匪。擾害地方。擬取包圍形勢。迫其

解除武裝。爲駐灤之外人某某所知悉。因停留灤州之敗軍。尙有萬餘人之多。深恐直軍追擊。損及僑民生命財產。當與吳商。要求令直軍勿事截阻。放張作霖領兵出關。吳氏當卽覆之。以滯留灤州之奉軍。當設法使之不流爲土匪。而僑民之生命財產。亦當絕對負維持之全責。倘敗軍久不出境。灤州亦危。外僑之生命財產。余不能保其不危也。其對外之手段。可謂周到已極。

五十二 吳佩孚之肅紀奇略

吳佩孚對於軍隊之紀律。異常注意。此次奉軍敗走。對於肅清紀軍。尤爲注意。主張凡有附亂嫌疑之軍官。均應由政府一律下令懲戒免職。以挽頹風。而維軍紀。至爲張作霖死黨者。則另組軍法審判處處分。其肅紀可謂嚴矣。

吳佩孚百戰奇略

第二編

一 吳佩孚之練膽奇略

兵家有恆言曰。膽欲大而心欲細。此言膽不可不大。不大則畏首畏尾。易受人制。膽雖大矣。而心不細密。則有勇無方。適足以敗其事。然吳氏深知是旨。遇事周密。且常親赴前敵。指揮一切。無戰不勝。並常戒士卒曰。吾生有三不怕。不怕難。不怕苦。不怕死。願吾儕健兒。亦持此三不怕。以殺敵。則天下事。何類無成。所可慮者。無此精神耳。諒吾儕健兒。皆誓志爲國爲民。必能恪守此旨也云云。觀此。卽知吳氏平日之練膽矣。

二 吳佩孚之練兵奇略

自袁世凱練兵而還。得練兵之奇略者。惟吳氏一人。吳氏嘗言中國欲治。非練一可靠之勁旅不可。所謂可靠之勁旅者。不爲黨派而戰。不爲私憤而戰。不爲

第三者利用而戰。乃爲民而戰。爲國而戰。爲人道而戰。以此練成之軍隊。庶可稱爲可靠之勁旅。庶可以治平中國。非然者。適足以害民誤國。此吳氏所練之軍隊。所以與皖軍交戰而皖軍敗。與湘軍交戰而湘軍敗。與川軍交戰而川軍敗。與奉軍交戰而奉軍亦敗。幾幾乎有天下莫敵之勢矣。

三 吳佩孚之治軍奇略

吳氏對於所部。無論軍官兵士。一體待遇。無歧視之心。凡有功者賞。有罪者罰。有力者用。有能者取。賞罰取用。各得其衡。故軍官無穢形。士卒無二心。同心同德。衛國干城。吾國自反正以來。未有如此之治軍者。且吳氏不畏難。不苟安。不受愚。不被惑。平時克勤克儉。以身作則。軍官士卒。無不敬之如神聖。一遇戰事。則披星帶月。身先士卒。人無退志。所在必克。而爲國立奇功者亦屢矣。非治軍有方。何克臻此。

四 吳佩孚之定軍奇略

外人對於吾國軍隊。多批評爲無目的無宗旨之軍隊。質言之。卽無用之軍隊也。平時之軍事教育。徒俱形式。敷衍塞責。而無正確之指導。戰時之作用。亦不過利欲之衝動。且視勢利之厚薄。以爲向背。始無所謂定志也。夫軍無定志。不啻盲軍。於國無益。於民有損。無怪外人譏吾國軍隊之無目的無宗旨也。故治軍者。不可不先定軍也。然定軍者。又非若奉張之自定己軍爲鎮威然者。必以正大切卽之義定之。然後軍志始堅。方有用也。夫吳氏自敗皖以來。卽以衛國救民之旨定軍。其正大爲何如耶。其切卽爲何如耶。無怪百戰百勝。名震寰宇。

五 吳佩孚之行軍奇略

行軍之道。如布棋然。不着一空。是爲上謀。奉軍不諳此理。妄自構兵。而吳氏對之。始終退讓。於是奉軍以爲直軍怯於作戰。益肆驕縱。故有馬廠青縣之結果。不亦宜乎。夫奉直軍力相若也。財力亦相若也。而奉終敗於直者。因奉張用軍處處落空也。如偶接探報。不問虛實。而卽以重兵置於無關緊要之霸縣。被吳

立抽該處精銳。得從他方回攻。擊以制勝。雖曰奉張受愚。然吳氏實得其道也。

六 吳佩孚之整軍奇略

吳氏於直皖戰爭未開始之前。小徐忌其與靳氏交好。多方煽惑。致有罷除曹吳之令。當時吳氏在豫。聞報愕然。不知所措。嗣後得悉此中關鍵。乃慨然與軍士宣言曰。我輩軍人。值此君子道消。小人道長。國家危急存亡之秋。當抖擻精神。勿折勿回。秣馬厲兵。猛勇殺賊。庶不愧爲中華民國之軍人。徐段雖狼狽作奸。其奈我軍之忠勇何。於是軍心大固。軍紀以整。及直皖既開交戰。士卒均告奮勇。而徐段敗逃。是時也。軍中皆歡喜如狂。而相慶曰。吾軍利矣。國賊除矣。吳氏觀此情形。恐長軍士之傲心。又復重申戒訓。而軍心大服。軍紀復整。

七 吳佩孚之激士奇略

吳氏當安福勢力甚盛之時。一戰而取岳州。戰功卓越。名震一世。而安福忌之。恐直系勢力擴大。有礙於己。乃使張敬堯督湘。以箝制吳氏。吳氏行動。遂有所

不得自由。而大志獨抱。恨不得展。坐鎮湘南。憂憤填胸。於是每暇。卽與軍士談論國家存亡之危機。治亂安危之要義。并詳敘安福黨謀爲不軌。勢力一旦澎漲。足以危中國而有餘。於此時機。不推倒安福。不足以救眉急。言辭沉痛。士卒聞之者。無不淚下。吳氏以此激勵軍士。而軍士卒能臥薪嘗膽。以圖報國。

八 吳佩孚之慰軍奇略

吳氏爲我國有膽有識之軍人。凡遇戰事。無不親臨戰陣。策劃軍略。以壯士卒之膽。故每戰必捷。雖屬軍士猛勇之功。亦係吳氏治軍之力。而吳氏之對待軍士。又親入骨肉。疾凶與共。毫無隔膜。當其戍湘之時。每於淒風苦雨之夜。雪花橫飛之際。微服至各營門外。竊聽軍士有無疾苦情形者。有某營軍士呼寒。爲吳氏所悉。當往市場。親購厚呢若干匹。製成大衣數萬件。遍給諸部下。其慰軍有如此。

九 吳佩孚之養兵奇略

養兵千日。用兵一時。古諺有之。蓋用兵匪艱。而養兵爲難。古之善養兵者。養其心。養其志。養其謀。養其膽。然後致用。未有無心。無志。無謀。無膽之軍。而能衛國護民者也。吳氏精通兵法。深知養兵之道。故其平日。不遺餘力。以善其養。其心以忠誠。養其志。以機警。養其謀。以勇敢。養其膽。及其用之也。無搔擾。無背叛。無失陷。無畏縮。而戰無不克。

十 吳佩孚之調兵奇略

行軍之善否。要視其調度之如何。調度得宜。足以制敵。調度失當。足爲敵所制。往古來今。不乏其例。直奉作戰。奉軍妄以張學良所部之重砲隊。攻擊無關重要之霸縣。霸縣雖得。而馬廠青縣已失。其調度之不適當。可想而知。而吳氏之所以勝奉張也。則以調度得宜。能以精銳之師。作巡防之勢。不與西路之奉軍激戰。而西路之奉軍子彈浪費垂盡。藉海軍之力。扼守秦皇島。而奉軍後路以斷。於是奉軍進退維谷。激械投誠者數萬人。其調度之得當。可想而知。

十一 吳佩孚之用兵奇略

兵兇器也。兵猶火也。用之得當。足以成大業。用之失當。足以焚身。夫安福黨之段徐。以陰謀用兵。故一敗而不可收拾。身家以之不保。用兵不得其當也。吳氏則不然。平日不妄與人啓釁。非萬不得已之時。不用一兵。故不戰則已。一戰則勝。此吳氏所以於民國以來。戰皖。戰湘。戰川。戰奉。無往而不利者。用兵得其道也。

十二 吳佩孚之待兵奇略

軍官之命在兵士。兵士之命在軍官。軍官不善於調度。則兵士之命危。兵士不勇於殺敵。則軍官之命危。故軍官與兵士相依爲命者也。凡知軍者。皆明此理。何況糾糾之吳氏耶。吳氏以善於用兵著名。其待兵也。視同手足。疾病相依。患難與共。而兵士歸心。命無不應。大戰則大勝。小戰則小勝。以吳氏之奇略。得軍士之毅力。又焉往而不履險如夷。

十三 吳佩孚之納賢奇略

人多坐而言。少立而行者。然坐言者多智。立行者多勇。智勇並濟。行軍之要略也。吳氏感時局之紛擾。志在用武中原。對於學富識廣之士。無不曲與周旋。凡有投筆從戎者。輒以上禮待之。故吳氏部下。多俊秀之士。參與軍略者。大半皆當代之名流。一旦有事於作戰。策略嘗過於人。非吳氏有操人勝算之魔力。實耐賢士。有以輔佐之也。

十四 吳佩孚之臨戰奇略

民國紀元以來。吾國之軍隊。無論對內對外。一臨戰場。則人心渙散。甚至士卒畏死。大將貪生者。往往而有。以致龍頭蛇尾。不克成事。損失利權。喪失國威。不知凡幾。令人痛心。不忍於言。夫吾國之軍隊。器非不利也。兵非不多也。餉非不足也。而卒至於如此者。何也。皆由臨戰而乏術。臨戰而乏術。如醉生之行途。東偏西倒。不受外力之迫壓。而自自扑。夫所謂臨戰之術者。厥有二端。一、司令者

有正確之指揮。與決心。二、軍士有一固定注射之目標是也。若司令者無正確之指揮。則作戰者易於擾亂。無正確之決心。則無以服作戰者之心理。至於軍士而無固定注射之目標。則尤爲臨戰時之所忌。因軍士無固定注射之目標。則反覆無常。終必至於倒戈相向。有斯二端。臨戰始有把握。而人心庶不渙散。軍士庶不畏死。而大將亦庶不貪生。吳氏治軍。即具有是項本領。能有正確之指揮。與決心。能使軍士有一固定之目標。故臨戰也。一往直前。百折不回。吳氏身經數十餘戰。而未嘗敗北者。卽以此也。

十五 吳佩孚之宣戰奇略

世態萬千。瞬息卽變。故宣戰亦不一。有直接之宣戰。有間接之宣戰。有公示之宣戰。有暗示之宣戰。亦有不下戰書而宣戰者。戰爭之目的物不同。宣示之態度亦不一。善宣戰不爲人制而先制人。兵家所謂。先法制人者是也。吳氏自與皖川湘奉等宣戰。有時用間接之法。有時用暗示之法。當段祺瑞興師。意欲圖

直。以擴大安福系之勢力也。吳氏不與之宣戰。而俟其動作之時。始誓師以禦之。是用間接宣戰之法。嗣後奉直之戰。吳氏初不明白與之宣戰。而倒梁士貽之組閣。卽暗中與之宣戰矣。是用暗示宣戰之法。夫直接宣戰之法。與間接宣戰之法。皆爲宣戰手續上之最聖祕者也。

十六 吳佩孚之作戰奇略

世界愈文明。而競爭愈烈。且無論至何時代。而競爭之事。終不能免也。不過有爲主義而競爭者。有爲仇怨而競爭者。亦有爲權勢而競爭者。競爭之目的物不同。而作戰之情形亦異。吾國自張勳復辟失敗。潛迹荷蘭使館而後。則爲老北洋派競爭勢力之時。故其作戰也甚劇。吳氏於此時。以作戰得功。一躍而爲第三師師長。嗣後馮段交惡。迭起政潮。而孫岑輩出。召集舊議員於廣州。樹南政府之旗幟。而與北政府抗。段氏立派傅良佐入湘。周道剛、劉存厚入川。傅以湘獨立不克如願。而劉周又在川交惡。於是段氏大恐。當是時也。馮河間以段

氏陰惡。獨擅征討。有踰權限。暗囑其壻陳之驥。嗾使范國璋、王汝賢倒戈相向。而傅良佐倉皇遁走。長沙遂爲南軍所踞。而嚮所謂老北洋派者。至是相殘相忌。幾爲人所覆滅。曹錕不得已。乃慨然出兵援湘。吳氏卽任前敵總司令。率兵入湘。一戰而勝。南軍敗走。遂據岳州。長江以保。而老北洋派之勢力。得以中興。然皆吳氏戰鬥之力也。

十七 吳佩孚之縱敵奇略

操縱之術。在軍事上。最爲重要。能生敵人。能死敵人。且能制敵人於無形之軟化中。自古用之。而得其奇略者。惟諸葛孔明一人而已。吳佩孚知其要義。嘗以較弱之隊。與敵人激戰。故使之僥倖取勝。以驕其心。然後乃用猛勇之軍。乘其不備以制之。或已利勝於敵人。而故給之以可勝之機。再使之僥倖得勝。一操一縱。而敵人大不堪矣。不勞而勝。操縱之術也。

十八 吳佩孚之籠敵奇略

兩鋒相對。必有一折。兩軍相對。必有一挫。卒於軍者。必設法以避其鋒。而免於一挫。故吳佩孚於奉直交戰之初。稍獲勝利。則以飛機擲發傳單。多方安慰奉軍。勸其歸順。其用心非欲敵之投誠而降我也。實所以籠之也。嗣後奉軍不支。奪回重要之長辛店戰線。復用飛機三架。於鐵路工場附近。擲下炸彈。於是人皆疑吳氏欲盡殲奉軍以快心。孰知炸彈始擲下之後。又擲下傳單。詳述張作霖誤國誤人之罪惡。其意蓋欲以灰奉軍向張之心。而籠絡之也。結果奉軍不回擊。而自潰散。

十九 吳佩孚之服敵奇略

以器戰者。莫若以術戰。以力戰者。莫若以心戰。夫器有窮。而術無窮。力有盡。而心無竭。故心術之戰。勝於器力之戰也。夫戰者。非欲制人以死命也。不過欲減少對方之戰鬥能力而已。用軍者。多不諳此。祇知自己器械之多。力量之充足。爲可恃。而不知人之軍術。軍心。可以制吾器械。力量。而有餘。如張作霖其人者。

是也。吳氏精於戰術，善固軍心，以之與張作霖戰，又焉得不勝歟。

二十 吳佩孚之濟敵奇略

當吳氏岳州之戰也。長沙攻克，論功行賞，人皆極快一時。而吳氏則以憂以懼，憂同室之操戈，而自相殘害。懼段氏之野心，有碍於己。於是日夜憔悴，無所暢懷。有幕友某某，以南軍兵士窮困之狀告之者，吳慨然曰：「南北均屬同胞，自煎何益。徒遣人以笑柄耳。」當今劃界既定，言歸於好。前雖我敵，今猶兄弟。當令部下賚賞食米數十石，南軍得此甘露，心悅誠服，歌頌不已。由此觀之，吳氏濟敵之法，能不爲治軍者開一先河歟。

二十一 吳佩孚之量敵奇略

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此兵家之名言。而治軍者所奉爲圭臬者也。吳氏治軍，恪守此旨。故每戰必捷，非有過人之法，超人之術也。是在能量敵之強弱，智愚，而求所以對付之方也。當湘軍與王占元激戰之時，吳氏知湘軍聲嘶力竭，疲於

奔命一困而敗。不費大力。遂占汀泗橋。據岳州。而趙恆惕失所恃矣。既而復沿水道夾攻。以喪趙恆惕之膽。而趙退走。長沙將士皆勸吳乘此戰勝之餘威。追擊趙氏。吳氏曰。窮兵黷武。耀武揚威。乃軍家之大忌。况湘軍此時已無戰鬥能力。而爲患者。非湘軍也。未幾川軍果乘隙東下。竟占湘之南岸。其勢汹汹。而吳氏置之泰然。蓋知川軍出伐。純爲履行驅王密約。勉力而來。圖湘圖鄂。力有不足。况川省內政複雜。軍政無紀。亦未遑他顧。以一勁旅困之。卽足矣。及至川軍圍困宜城。始親赴前敵指揮。一戰而川軍大敗。其量敵之奇略有如此。

二十二 吳佩孚之攻守奇略

善戰者。未必善守。善守者。未必善戰。自古名將。多有所偏。而吳氏獨得其全。不觀乎吳氏之守湘乎。外有窺伺之軍。內有詐害之人。稍識時務者。皆替吳氏危。而吳氏處之三載。安然無恙。非善守者。其誰能之。此猶指吳氏守湘而言也。至於身與人敵。楚歌環起。而不辱一使。不失一地。卒能制勝者。其於湘之對川乎。

及其攻人也。不妄出一兵。不妄遣一將。而卒能進攻者。其在京畿之戰奉乎。

二十三 吳佩孚之進取奇略

吳氏與奉張接戰。始而大挫。繼則大捷。蓋以虛實之法制勝也。當其奪回長辛店時。用飛機遍擲炸彈。乘奉軍擾亂之時。由兩翼進攻。奉軍不敢回擊。直軍始得由西北方面進攻長辛店。既占長辛店之後。吳氏又親往該處。鞏固陣地。是時吳氏尚以長辛店不勞而獲。恐有不測。乃派騎密探。旋得探報。知奉軍無進攻之意。始行正式佔據。嗣以長辛店正面之兵力薄弱。而注重於兩側。並遍埋地雷。奉軍始不敢反攻矣。

二十四 吳佩孚之探險奇略

當北洋派內鬨之時。馮段幾如仇敵。其原因固在馮之嫉使范國璋王汝賢等。倒戈相向。使傅良佐不能立足於湘南。是時湘爲南軍所據。曹錕乃與段商。派吳佩孚爲前敵總司令。吳氏始率兵入湘。經數晝夜之血戰。始克長沙。當吳氏

之入岳州時也。謠言蠱起。人心惶惑。有謂長沙城中。南軍有大砲若干。炸彈若干。飛機若干者。直軍有畏色。吳氏恐其自餒。無以破敵。乃於黑夜。喬裝往探。至城下。寓於小旅店中。翌晨入城。四處窺探。始悉其中底蘊。而所謂南軍之砲也。彈也。飛機也。皆屬烏有之談。卽執兵符之譚延闓。亦一懦夫而不諳軍略者。乃返身至岳州。與將士宣言。發令進攻。於是長沙始克。

二十五 吳佩孚之退讓奇略

吳佩孚敗湘之後。川軍來援。爲勢甚盛。長騎直入。勢如破竹。湘之南岸。竟爲所據。直軍不支。節節失利。而宜昌不保於旦夕。是時吳氏在岳州布防。未遑顧及。是以失利。嗣派精兵來援。而川軍後隊亦源源開至。兩方激戰。互有勝負。而宜城陷於絕境。吳氏聞警。星夜馳往。親赴前敵。於是川軍爲其威震。大相驚擾。宜城恢復。南岸奪回。而川軍敗出境矣。吳氏以川軍旣敗出境。爲縮短戰禍計。不忍以大軍直搗成都。各附條件議和。其退讓有如此。

二十六 吳佩孚之血戰奇略

吳氏感吾國內政之不修明。外交之不得手。大有天下其誰之慨。是以挺身而出。與皖川湘奉血戰。雖然二十世紀以前之鐵血主義。早受打擊。吳氏何爲而崇拜耶。豈以今之世紀。雖進文明。而弱肉強食之風。尙未有已。而國內黨派紛歧。戰鬥不止。非如此不足以治內亂而禦外侮耶。誠如是。則吳氏之鐵血主義。大有爲於吾國矣。故吳氏嘗對人言曰。余俟內亂平定。則現有之職責已盡。當退歸洛陽。練一可衛國之軍以衛國。其志可知矣。

二十七 吳佩孚之安民奇略

年來災患頻仍。哀鴻遍野。稍有人心者。莫不引爲深憂。而况以救國救民自負之吳氏耶。吳氏之屢與人作戰。實出於萬不得已。目覩戰場上傷亡之慘狀。道路上流離之困苦。早有解甲退兵之心。其奈陰謀者之日肆搗亂。不能如吳氏之所願何。此吳氏之不厭於興兵者。實欲止吾國陰謀家之搗亂也。是以此次

率數萬之雄兵。與奉張作戰於京畿。亦出於不得已。故於戰勝後。卽立電中央。請罷其本職。以謝天下。其安民之心。爲何如耶。

二十八 吳佩孚之教民奇略

當吳氏戰勝長岳之際。南北兩軍。雖劃界停兵。急謀議和。而湘南一帶。田地荒棄。廬墓爲墟。已成一片焦土。人民流離失所者。慘不忍親。吳氏目擊心傷。乃出示曰。天降厥凶。殃及湘民。小民何辜。遭此荼毒。父子離散。母女失蹤。水深火熱。靡有孑遺。誰生厲階。軍人是咎。而今陽春又屆。將有事於西疇。與其作餓殍於曠野。何如竭勞於田疇。播穀之種。耘田之器。欲貸資本。可向衡陽直軍司令部領取。本師長貯金以待。決不食言。幸勿觀望不前。自貽伊戚。轉瞬時機。坐失農事。難爲數千萬災黎。將填溝壑。吾雖不殺伯仁。伯仁由吾而死。心殊不忍。吾將去之。盍興乎來。此示一出。湘民歡聲如雷。領款購籽子者。絡繹不絕於途。數十萬之災黎。地以甦生。於是口碑載道。中外咸欣。若非吳氏發慈悲之心。行仁者

之政。教民以道。此數十萬之災黎。雖不盡成餓殍。亦將流爲難民矣。

二十九 吳佩孚之慰民奇略

撫吾則后。虐吾則仇。自古皆然。何況民國乎。民國自紀元以來。屢啓戰端。如復辟之役。光復之役。不一而足。人民惡軍人如猛獸。凡一次之戰爭。人民即受一次之創痛。而所謂糾糾者。又不恤民命。殺戮淫掠。肆意所爲。夫敗者如此。而勝者亦然。傷天害理。莫此爲甚。故民間亦聞軍事。則搖頭伸舌。未有以簞食壺漿。而迎王師者。有之。自吳佩孚始。吳佩孚行軍。不使擾民。嘗戒於軍曰。有擾民者。立地正法。故吳軍無擾民之舉。且行軍非萬萬不得已。決不爲猛烈之戰鬥。非縱敵也。恤民也。如湘戰時之決堤。實出於軍事上之萬不得已。蓋不如是。則敵軍得勢。長江不保。大局破壞。而人民感受之痛苦。更有甚於此者。事後吳氏設法救濟。民亦無怨言。是又虐而不虐者。非慰民得道。何克臻此。

三十 吳佩孚之歸民奇略

吳氏自段祺瑞誓師馬廠而還。得曹錕之密保。始實受第三師師長。其名始聞於天下。是時也。人民祇知吳氏爲直軍之健將。而不知吳氏已爲我國國軍之勁旅。迨至長沙收復。吳氏停止進攻。而全國各公團各公民聯電促和。吳氏雖知人民厭戰已久。然尙無議和之決心。未幾各省各督軍省長亦聯電促其構和。吳氏知大勢已得。遂卽通電全國。詳述國計民生之要旨。以及戰爭之慘狀。構和之必要。而天下大悅。是時也。人民尙未知吳氏胸中之韜略。至馮段同時下野。徐東海以善作調人之信用。羣衆擁之上台。段不得已。乃將參戰督辦暨管理將軍府事務。擁爲己有。暗中活動。安福部卽於是時組成。於是收買衆議員。位置各總長。創辦新交系之匯業銀行。而作種種賣國行爲。曹張陸三人與之經理說合。當時北京學生。痛段輩之無行。恨羣小之盈庭。首出抵制。請罷曹張陸職。徐東海游移未決。而學生已先受害矣。於是全國罷學。罷市。罷工。誓達目的不止。吳氏見此大勢以來。乘機而起。響應人民。力電請罷除曹張陸。以謝

天下。徐東海迫不得已。乃下詔免令。是時也。人民始知吳氏胸中之韜略。而歸心焉。

三十一 吳佩孚之得民奇略

得天下者。得其民。失天下者。失其民。民爲邦本。本固邦寧。吳氏少通文翰。深知是義。故戍兵於湘南。三載有奇。時有德政。未嘗失民。夫吳氏非欲得天下也。不過視一般作福作威爭權奪利者之鉤心鬥角。不恤百姓之疾苦。而陷之於水深火熱。爲可恨耳。故欲揭義軍之旗。興仁者之師。以掃除妖魔。以治平天下。無如權力有所不逮。不得不藉民力。以爲後矛。欲藉民力。又不得不先獲人心。是以自直皖戰後。卽發起國民大會。以解決國事。而大受天下人之響應。謳歌者。皆謳歌吳矣。

三十二 吳佩孚之辱使奇略

吳氏既破安福黨之陰謀。又得天下人之歡心。於是名震寰宇。中外皆知。一時

偉人政客。無不以一親吳氏之顏色爲榮。而安福部下無恥之徐樹錚。反欲藉此以聯吳。信使往還。卒歸無效。而徐猶不死心。復於安福部黨費之下。提出三十萬元。修書遣人致送於吳。吳見之含笑而言曰。吾輩愛國健兒。豈納賣國之賄。今既承美意。却之不恭。乃設筵以款使者。酒酣。傳令全部士卒領賞。不一剎那之間。而使者的攜來之三十萬金。已轉給於部下矣。使者大異。佩孚曰。余生平祇知殺賊。不會要錢。自問我心。可質天日。况此賣國不義之財。余視之。已不啻糞土。受之實愧我心。今以之賞衛國之士。何如。乞轉語城北公。嗣後勿再以此炫耀。致貽人以笑柄。使者聞之。神色慘沮。未終席而去。小徐得悉。既慚且愧。知吳氏之不易與也。遂不敢涉吳。

三十三 吳佩孚之傲貪奇略

吾國官場。承有清數百年來之惡習。祇飾虛僞。不作實事。上下交欺。爲利是圖。因此而誤國害民者。不知凡幾。甚至賣國賣民。以營其利。揆厥其原。皆由貪之

一字有以致之。吳氏既惡有清之惡習。復恨民國之貪婪。時想有之傲之。適張敬堯在湘。無惡不作。前清惡習未改一點。於伊之四十生辰。多做其壽。意在圖人之壽儀耳。一般捧張者。百計營求。不惜以千金上壽。而安福黨人亦爲之選壽文。徵壽詩。做壽帳。至於屬下之下級官僚。亦四處爲之張羅。有往津京滬各處。招請名伶者。有往蘇浙各處。定辦願繡者。不一而足。吳氏聞之。大怒曰。年來湘省時遭兵燹。災民遍野。欲求一衣之不得。一飽之不能。正籌劃之無方。而張氏敢以人民有用之金錢。作如此揮霍耶。余將有以制之。未幾。吳氏拍電於張。謂大帥四十生辰。舉行大典。佩孚無以爲壽。謹率領全師。晉省慶祝。張氏得電。大愕。立卽停止籌辦。懊喪欲絕。

三十四 吳佩孚之鋤奸奇略

方安福勢力之甚盛也。莫敢與當。獨吳氏能與之勾心鬥角。欲鋤之而甘心焉。安福驚人。見短識淺。卒爲吳困而不自知。當吳氏目擊安福黨人播弄政潮之

時。天下岌岌其危。湘督既爲該黨所奪。直省老營。又爲之踞。而內閣之靳雲鵬。又爲之強入黨藉。於是作福作威。而國務院議決之事。遂不得通過於兩議院。蓋靳氏之入黨。本非願意。故暗通函電於吳佩孚。以安福系如此咄咄逼人。當作未雨綢繆之計。吳氏深知靳氏之用意。當以天下興亡。匹夫有責之義。電覆之後。曹張陸竇國惡聲播天下。國人皆欲食其肉。而寢其皮。吳氏一躍而出。與全國各教育會。各商會。各公團。一致反對。遂使安福系之曹張陸。在中原無一立脚地。狼狽遁逃。不鋤奸而奸自鋤矣。

三十五 吳佩孚之討賊奇略

吳佩孚之克復長沙。戍兵湘南。頗受輿論之褒揚。而段祺瑞忌之。乘總統解除徐樹錚職權之時。奔回將軍府。召集黨人。開特別大會。所議決者。卽呈請大總統。免除曹錕吳佩孚職。交段氏拿辦。經過國務院例會之手續。遂將此案決定。段復親入總統府要求。總統不允。段氏大憤。興兵重圍公府。結果准如所請。命

令普發。而直軍大噪。保定軍心。尤爲激憤。遂與段戰。吳氏爲前敵總司令。命所部討賊軍。設大本營於天津。司令部於高牌樓。軍威甚盛。而段祺瑞同時亦遣兵調將。共分四路出發。第一路劉洵。第二路曲同豐。第三路李進才。第四路魏宗瀚。以段芝貴爲總司令。以徐樹錚爲總參謀。是年八月十四日晚。琉璃河之邊防軍第一團馬隊。暨第十三師第一營步兵。向直軍第十二團第二營。開始總攻擊。是役也。吳氏率精銳之隊。用極猛之力。從旁擊之。而邊防軍潰。皖軍敗績。

三十六 吳佩孚之化愚奇略

夫吳氏用兵之深意。在當時多不爲人所諒解。嘗藉宣傳之力。以醒愚頑。其在湘曾當衆開一演說。其詞曰。國於天地。必有自立之道。譬之草木。必先固其根本。然後施以肥料。資以灌溉。而枝葉始能茂盛矣。民者國之本也。欲樹立國之基。舍提倡平民主義。以固我四萬萬同胞之根本。其道莫由。當此世界文明日

進德謨克拉西之學說。汹涌於東西大陸間。優勝劣敗之點。昭然若揭。而吾國政局。窳敗。社會黑暗。政體雖經改革。貌襲共和。心尙專制。從前爲覺羅氏一人之私產。而今爲各黨派私人之盜賊。變本加厲。輿言及此。有爲痛哭流涕者五。吾輩軍人。試先以武人論。能死敵者。謂之兵。疆場效力。馬革裹屍。乃軍人之天職。臨戰畏怯。怕死貪生。乃軍界之敗類。國民出代價以養兵。軍人出死力以衛民。分所當然。乃九年來。內爭迭起。鬩牆之釁。兄弟相殘。南北本是一家。菽豆燃箕。相煎太急。究其內容。無非爲權利之爭攘。地盤之擴充計。不惜摧殘壯士。擾害閭閻。國基飄搖。國威墮落。頻召外侮之來。徒貽曠臍之悔。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一也。政尙共和。主權屬諸國民。法美先進國。成例俱在。三權分立。固爲民治之精神。而吾國當軸者。皆不直孟德斯鳩氏之學說。已越正軌。一息尙存者。惟此神聖不可侵犯之立法機關。選舉成立。人民宜出全力。持正不阿。投票公舉。宅心公正之士。以當其任。選舉得其人。足以福國而利民。吾國歷屆兩院之選。

舉。羣小鑽謀。賢人裹足。初選以酒食爲籠絡。複選以金錢爲代價。幾視辦選舉一事。等諸前清之開捐例。以致卑鄙齷齪。僥雜其間。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二也。平民主義。乃政治之極軌。我國既採用共和制。庶政公諸國民。天下興亡。匹夫有責。凡屬圓顛方趾之神農苗裔。俱負有振興國家之重任。立法不完。宜如何重訂憲法。行政不善。宜如何嚴加監督。司法不良。宜如何設法整頓。其餘福國利民之要道。在在均須慎思而明辯之。庶克臻平民政治之盛軌。而今全國黑霧迷漫。未知何日得覩天日。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三也。君子不黨。古有明訓。吾國自政體改革後。凡百庶政。俱無進步可言。惟政黨之橫行。公然無忌。朋比爲奸。陰謀禍國。其害不可勝言。雖歐美各國。亦有組織黨派者。然純以愛國爲前提。遇苛政則合力擯絕。謀保國則異口同聲。不聞以奪利嚙盈。廷爭權貽笑柄。而吾國一般政客。俱襲外國之皮毛。未識文明之真諦。日趨日下。愈出愈奇。而有安福黨之發見矣。黨首徐樹錚。本一市井小人。陰謀百出。眼光過人。知立法

機關爲民治國之主體。欲遂野心。必先占此席。庶足以操縱政局。乃出其淪來之金錢。收買無數蠅營狗苟之徒。組織安福部。四出運動選舉。迨至國會成立。該部議員。遂占多數。不顧廉恥。直揭其名曰政黨。向政府乞助黨費。以供揮霍。無弊不作。無謀不遂。握財政交通之要樞。施賣國媚外之計畫。小者招搖納賄。大者鬻路賣礦。國家之財政竭矣。安福之腰纏盈矣。於是穢跡彰聞。醜聲遠播。凡有血性者。咸欲寢其皮。而食其肉。全國汹汹。羣起反對。無如暗中有軍閥爲之護符。挾勢力以庇之。置輿論於不顧。此可爲痛哭流涕者四也。強隣逼視。國勢阽危。青島之爭持未了。閩案之交涉又生。弱國無外交。本屬國際之慣例。吾國外交之失敗。更較其他弱國爲甚。其故何耶。蓋以地處東亞。適與強國爲隣。彼等萬衆一心。百廢俱舉。當勢蒸蒸日上。限於版圖不廣。遂施其鯨吞蠶食之謀。而吾國適當其衝。寶藏於地。而不知採。民庶衆多。而不知教。老中華猶酣睡於半開化空氣中。已力之不求。徒均勢主義。以自誤。養癰疽將潰。藥石難投。

國家岌岌，有如累卵。青島保留和議席上，已遭失敗。直接交涉，不成問題。一線生機，只在國際聯盟。若冒昧提出，事前不加深思攷慮，別圖挽救之方。另謀斡旋之計。東隣之讓步無望。列強之公道須結。日本外交，素以陰險狡滑勝。吾國師其法，以還治之事，半功倍矣。若仍以和議席上手段對付之，只恐前車可鑒。復轍仍蹈。青島既失，獨立主權隨之俱失。卽朝鮮亡國之雛形。此可爲痛哭流涕者五也。有此五者，苟不亟圖改良之策，國亡可立而待也。

三十七 吳佩孚之恤災奇略

吳氏在長岳與南軍劃界，而南軍不敢越雷池一步。非南軍之守約也。實吳氏之力。有以震之。蓋吳氏以軍威鎮於湘南，而湘南之民皆得以苟安矣。故湘民之感吳者甚深，而不願吳北旋。熟知吳氏計劃不在鎮湘，而在鞏固直軍之根據地。以圖發展未來之勢力。是以屢請撤防北旋也。當是時湘民之視吳氏，已同萬家生佛。一聞撤防之事，已准。無男無女，無老無少，皆痛哭流涕，前來阻吳。

吳氏不得已而慰之曰。今撤防。公事也。余去。當有重兵來防。爾儕勿慮。並給每人銀洋一枚。以資紀念。其恤災民爲何如耶。

三十八 吳佩孚之刀筆奇略

吳氏宣布安福系之祕密。而天下皆知其禍國。是以不向段而向吳。故不戰而安福以餒。旣戰而安福卽潰。不費鼎力。而安福已失其地盤。此其一。旣敗安福之後。立即通電全國。主張國民大會。而天下無士無農。無工無賈。皆欣然響應。此其二。迨至奉張不軌。欲圖霸中原。嗾梁士貽組閣。以濟其奸。吳氏鑒其隱衷。通電全國。述其祕謀。於是敗露。梁閣以倒。此其三。奉張旣受吳治。憤而興師。吳氏檄之一敗塗地。此其四。凡此四端。皆刀筆之力也。

三十九 吳佩孚之言辭奇略

傳曰。言爲心聲。書云。一言九鼎。皆言言辭之足貴也。吳氏雖老於行伍。而言辭獨擅。其在軍中。有說士來者。嘗以婉辭謝之。而讒言無以進。其戍湘時。因受環

境之逼迫。倡言平民政治。其辭之懇切而痛快。聞之者莫不肅然起敬。卒使湘民歸心。而安福無以施其技。

四十 吳佩孚之修養奇略

修養爲人生之要務。而軍人尤不可忽。軍人無修養。不能爲完美之軍人。欲爲完美之軍人者。固不能不修養。故吳氏自入保定學校後。卽欲爲完美之軍人。日事修養。蓋其修養也。以真實爲主旨。以勇敢爲技能。以忠誠爲目的。不怠不慌。孳孳於此。而吳氏所以成完美之軍人也。

四十一 吳佩孚之克己奇略

吳氏既通文獻。復精武略。對人未嘗矜誇。於己不爲無禮。且嘗引他人之過。爲己之過。遇人之危。如己之危。雖不共戴天之讎仇。亦不爲過甚之報復。其克己爲何如耶。經曰克己服禮。其吳氏歟。

四十二 吳佩孚之待人奇略

吳氏之待人寬嚴並濟。遇狡獪者。則以嚴重之手段對待之。如戰川而斬將士是也。遇忠直者。則開誠布公。披肝見膽。以對待之。卒未受人一愚。而終得其人之輔佐者。如奉直之戰。而得蘇督海軍力之助是也。故吳氏待人寬時不顯其寬。嚴時不覺其嚴。爲他人所不及。

四十三 吳佩孚之振作奇略

軍心固。則軍事利。軍心不固。則軍事不利。自古善自軍者。皆自固軍心始。夫軍心固。雖敗潰之師。亦足以成勁旅。軍心不固。雖勁旅亦足以成潰師。固軍心之法無他。在於振作而已。而吳氏戰湘戰川之時。始而節節失利。雖屬軍事上之作用使然而所受之挫折亦夥矣。設吳氏無振作之能力。不能以鞏固軍心。則早爲川湘覆滅。尙足以言成功哉。

四十四 吳佩孚之鎮靜奇略

臨戰以鎮靜爲要務。臨戰而能鎮靜者。鮮不獲勝。非然者。則張皇失措。不爲敵

困而自困矣。爲一軍之司令者。能不鎮靜乎。故吳氏臨戰。無論至於若何之危險境地。而辦事如故也。會議如故也。指揮如故也。調遣如故也。不現於色。不形於辭。而士卒得告奮勇。努力以殺敵者。皆賴此鎮靜之力也。

四十五 吳佩孚之投筆奇略

吳氏以靳翼青之提拔。得爲江北提督之遺官。是時位卑職小。名無能聞。嗣爲王世珍所重視。乃一躍而爲宣傳。及王世珍丁憂北上。轉薦之於吳祿貞。吳祿貞爲當時新軍中之將才。吳氏慕之。求爲門下。祿貞亦見吳氏英俊不凡。遂收爲門下。至是日親教誨。不一年而學業大進。爲全軍冠矣。

四十六 吳佩孚之出世奇略

吳佩孚生於前清專制淫威之下。鬱鬱不得志。既感諸多之反響。復受苛政之奇虐。乃棄文修武。圖有以報國。當是時也。內政之不修明。外交之不得手。在在皆足以痛心疾首。而灰壯士之心。何況富於血性之吳佩孚。獨不然乎。是以毅

然決然而入保定之講武學校。其出世之奇略有如此。

四十七 吳佩孚之處世奇略

常人之處世不易。而大英雄大豪傑之處世尤不易。常人之處世。以能合污同流爲能事。而大英雄大豪傑之處世。則不然。以匡時救世爲志職。不以合污同流爲能事。况吳氏少年。卽以英雄自命。欲有所建設於我國者。故不得不勾心鬥角於勢利之場。是以飽受惡社會勢力之教訓。而愈堅其志。而又不得不於武備學堂畢業之後。亟謀一提督衙門之遺官。以求進階。

四十八 吳佩孚之壯年奇略

吳佩孚之壯年。正清廷八股取士之時。欲求聞達。勢不能不專攻章句。苦心孤詣。卒入士林。雖未獲大顯。而青雲已得其路。於是博覽古今典籍。深明國家廢興存亡之機。對於兵家者言。尤悉心研究。人多不知其趨向。而誹謗之者。吳氏皆置之不理。卒成鴻鵠之志。

四十九 吳佩孚之幼年奇略

吳氏幼年失怙。貧苦已極。不能得充分之生活。而誓志讀書。不與頑固兒童爲伍。終日追隨教師。口誦心維。未及弱冠。卽通文藝。鄉先生見之。皆讚其才不置。是時吳氏早有定志。日夜勤勞。不遺餘力。其心固不在舞文弄墨也。嗣後爲其乃兄料理商業。代爲籌算。頗有經綸。孰知百戰百勝。名震寰宇之吳佩孚。竟於此克苦中養成。能不令人佩乎。

五十 吳佩孚之今後之吳佩孚

吳佩孚不特爲我國之模範軍人。且爲外人所尊視爲有用之武夫。然已往之吳佩孚。已成過去。而今後之吳佩孚。究能如何。則不可得而知。當視吳氏之爲何如耳。有某外人論吳佩孚曰。若吳氏能不爲世欲所動。其智謀。其勇敢。皆足以統一中國。並足以振興中國。若爲世欲所動。則今後之吳佩孚。不過再造之一段祺瑞耳。其言雖謔而虐。然頗有至理。吾輩國民。固不願吳氏之如此結

局。但望吳氏好自爲之可也。